

官商

毕克/著



当今的商界，与政界息息相关。这本书，是一卷深刻描绘今日中国政界和商界盘根错节的政商风云图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官 商

毕 克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商/毕克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0.1

ISBN 7-5059-2813-9

I. 官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3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41162 号

书 名	官 商
作 者	毕 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陈福仁
责任印刷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经纬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85 千字
印 张	12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13-9/I·2091
定 价	23.00 元



第一章

在F省江都市的一套四居室里，省人民银行行长凌霄破天荒没吃晚饭，没看电视新闻，而且不顾老伴疑惑的眼神与关切的唠叨，整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。老行长已逾六十岁，在金融战线上整整工作了十八个春秋。他面容清癯、消瘦，却总是保持着一副精力旺盛的劲头，经常与行里的年轻人并肩加班到深夜。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，凌霄能掌握全省如此重要的经济命脉，是因为他始终具备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。他在共和国经济摇摇欲坠的年头，就堪称中流砥柱，经受过惊涛骇浪的冲击；日后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金融大厦，他又是披荆斩棘的勇士之一。他不但在那个浊浪翻滚的历史阶段，能以卓越的胆识和非凡的才干，每每认清形势并因此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且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的时代，也曾迎接过一个个黄金般的繁荣时期。惊慌与紧张，内疚与自责，失职的痛苦以及渎职的罪罚……种种令人如坐针毡的情绪从未降临过他的头上。但今夜，他却似乎面对着一个无底的深渊。

星期五是本行例会的召开日，会议室里又展开了一场唾沫横飞的大战。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过：市场疲软，生产滑坡，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；银行以昂贵的代

价换取国民储蓄，却被卷入了严重的无力还贷的债务怪圈中；信用回笼的伟大功绩在于把购买力向后推迟，同时也以毁灭市场的方式孕育着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……

他手下那帮思维敏锐的年轻人，竟然置“收紧银根”的紧急决策于不顾，咄咄逼人地对他发出一堆诘问：

“银行对货币究竟有多大的支配权？”

“银行对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支配权？”

他当时苦笑地摇摇头，“唉！我这个行长算什么？充其量是个大会计，负责统计一堆数字罢了！”

但正是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，铸成了一条冗长、沉重的锁链，杂乱交错地卡在银行的脖子上，使得当前的经济处于窒息状态。十几个小时激烈争辩，各种数据的纷繁搅扰，力排万难的下达指令，再加上满室烟雾的袅绕刺激，凌霄觉得自己那颗超负载的心脏已不堪重负了。临下班时分，又接到中央一个副行长打来的电话，使得他全身心都崩溃了！从那时起，一个痛苦的念头就紧紧压迫着他的大脑神经，最后连呼吸也感到凝滞沉重了。

现在他紧抱双臂坐在一张陈旧的沙发上，呆呆地望着迎面墙壁上挂着的年历，不禁仰天长叹：报复来得真快啊！只不过四年的工夫，正在崛起的新经济又将面临灭顶之灾！凌霄清楚地知道，共和国那一条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已积重难返。近四十多年来，在经济发展史上有过多次的“冒进”和“调整”，但这次的经济萎缩来得更陡、更迅猛，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自己对本省的经济失调与盲目放贷，确实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。

他怀着难以追悔的心情，回忆起四年前在省政府的一次工作会议上，自己所端出的、现在看来是无比英明的建议。那些

真知灼见，竟被个别缺乏经济头脑的领导人一棍子打下去，造成了以后的盲目信贷，资金流散。整整十个亿啊！如今是泥牛入海无消息，以致招来今天中央的那道措词严厉的指责。

随之而来的是什么？他不用细想就能看清：撤职，罢官，声名扫地，甚至追究渎职责任，株连家人……

凌霄呼吸急促地站起来，为想象中的指责和激奋烧红了脸颊。不！他不是个不敢承担责任的人。当他十八年前怀揣着调令赴任时，这柄“达摩克斯剑”就已高悬在他头顶了。他可以视权力如粪土，却不能无视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。

没有人知道在那个荡漾着春天气息的夜晚，在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将要来临之际，一个老人夹在这新旧两个时期交替之间的痛苦与艰难；也没有人清楚凌霄最终为什么要选择那一条路，也许再捱过几个月或者几年，繁荣的新经济又会来临。改革的脚步已悄然走近，然而他却把一个温馨的暗夜当作自己的末日。

当黎明的曙光把窗帘染得五彩斑斓，凌霄的老伴才托着一杯牛奶走进书房。她吃惊地发现地毯上淌着一股浓稠的深色的液体。那是生命的泉水在哗哗地向外流淌，破裂的血脉在挣扎着作最后的蠕动，仿佛共和国未关紧的金融水龙头在滴漏，日益痛苦的经济大出血在奔涌……

凌霄的老伴发出一声撕心裂胆的哀叫。顷刻之间，那杯牛奶也泼翻在地，混和着人血流淌，在羊毛地毯上织出了一副奇异的图案……

这一夜睡得实在不安稳，骆天成闭上眼睛就噩梦不断。

追随了一生的梦境都离不开他的家乡，他的童年。那寸土

不长的光秃秃的山岗丘陵，遇到灾荒年便颗粒不收的盐碱地，和逢雨就流下泥汤子的土坯小屋，还有继父穷凶极恶、独眼怒睁的面孔，时常组成了一副千奇百怪的梦魇世界，把他的心扭曲成一片黑暗与邪恶……但在今天的梦境里，所有记忆的沟壑都消失了，他脑海里出现的是险象环生的悬崖陡壁，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，处处透出原始风光的美丽和自然景色的壮观。接着，这些林立的壁障变成了一栋巍峨挺拔的大厦，外形竟和他朝思暮想的那座大饭店一模一样。他梦见许多衣着华丽气度不凡的要人步入玻璃转门，都向自己深表钦佩地点头微笑；又梦见自己登上这座恢宏的高层建筑，在屋顶俯视着地面上的蝼蚁众生，大有矗立云端无限风光的感觉……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骚动，楼下的人群四散离去，他脚下的房屋也发出剧烈的摇晃，仿佛地球在临近毁灭前的动荡，顷刻之间便要将这座大厦夷为平地。

骆天成猛然惊醒，浑身大汗淋漓。

正是午夜，一列火车隆隆地驶过郊外，整个房间都在随之发出震颤。他翻身坐起，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向外望去，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只见火车头向漆黑的夜空喷吐出一团火花……他舒了口气，赶紧关上窗子重又躺下，木板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好一阵才不知不觉地睡着，噩梦却又继续进行。

这次，他仿佛置身于一片黑黝黝的开阔地，只见四周闪烁着点点的萤光，像鬼火似的缓慢游弋，渐渐向他靠拢……等到近身，才发现那不是萤光，也不是鬼火，却是一班面目狰狞的同伙。有平时对他言听计从的“内阁成员”，也有一些身分更其显赫甚至官居要职的大人物，全都对他虎视眈眈，眼神中露出贪婪、荒淫和残酷无情的凶光……他惊惧万分地连连后退，

而那群人却狞笑着越逼越近。他恐怖地听到了一丝兽类磨励尖齿的声响，嗅到了一股挟着血腥味儿的残忍气息。

骆天成奋力睁开眼睛，仍在恐惧地簌簌发抖。

玻璃窗外，晨光破晓，朝曦微露，天地灰蒙蒙一片，正在孕育着万道霞光。他慢慢地镇静下来，却不敢再闭眼睛，脑海里搅起了一片狂潮，思绪无边无际地涌来……

四十五岁的骆天成早已渡过了荆棘丛生的年月，踏上了鹏程万里的坦途。但那片惊涛骇浪从未在他脑海中消逝过，或者说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所有已经到手的东西顷刻之间又会失去，如不动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能力，甚至不择手段地将其牢牢抓住，世界便会冷酷地暴露出另一面。就如一根小手指便能轻轻拨动的地球仪，在百花盛开的热带另一端，正是坚冰难破的北极。

他出身于塞北农村的一个贫寒的庄户人家，父亲在自然灾害时期，为了匀给妻儿老小一杯羹，溘然长逝。年仅十五岁的小天成，由此感触到了人世的艰辛和生命的脆弱，在母亲拖着病体改嫁给独眼村长时，他只乖觉地提出去县城念书的要求。本土乡亲尚在死亡的魔爪下挣扎，他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自己设计的人生旅程。靠着天生的颖悟和过人的毅力连跳数级，他很快又考上了本县的重点中学，仅在每周回乡背红薯时，才领略继父一道凶神般的眼光。当母亲被生活折磨得失去昔日的姿色时，继父也停止了对他的一切经济供应。若没有异父同母的妹子小霞偷偷接济，弹尽粮绝的骆天成恐怕难渡关山。妹子这赞助“拖油瓶”的壮举，不久便被继父识破，幸而那时他已成长为一名茁壮的少年，体魄强悍，眉目清俊，似乎继承了亲生父母的所有优点。他靠打短工念完高中，以拔尖的分数考上了

外省的一所大学，成为本县唯一展翅高飞冲出土围子的佼佼者，开始了更为艰苦卓绝的人生拼搏。

离开家乡的那片黄土高坡时，骆天成立下誓言，日后一定要风光体面地返回故园。这意味着在一个充满了竞争和进取的方寸空间，他也必须出人头地。

在那场波涛汹涌的十年浩劫中，骆天成一跃而为江都市执牛耳的红卫兵头头，成为F省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。然而风云突变，被颠倒的乾坤重又逆转，曾经不可一世的“三种人”土崩瓦解。历史进入了商品社会，像他这样靠吃政治饭起家的人，连最小的成功的希望都极其渺茫。他那荒诞不经倒行逆施的“造反”生涯，再加上卑微的没有丝毫背景的农民出身，理当在市场经济面前望而却步，然而他竟在千变万化的改革时期重新崛起，这离奇古怪的现象不能仅用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来解释。骆天成也不无自豪地认为，自己确实就是一位天之骄子。经济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他却能独向涛头立，每每取得超乎寻常的成就。

一股得意的激流涌过骆天成全身，他眼望着污秽的天花板，不由地感慨万千。那里正有一只外形迷人的大蜘蛛在结网，丝丝缕缕织成了一片亮闪闪的阡陌，在微红色的晨光中颤动诱人的薄膜。正如那得天独厚的江天实业开发公司，已将灵敏的触角伸进了政府的一个角落，构筑起一栋永不倒塌的摩天大楼，修造好一座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。

然而就在万事遂心之际，糟糕的事儿却出现了。一个月前，省人民银行行长凌霄自杀，好比一石激起千重浪，给本省的经济领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危机。自从得到那个消息，骆天成就寝食难安，噩梦不断……

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是一阵钥匙碰撞的声音。骆天成急忙跳下床来。持有这房间钥匙的别无他人，他不愿意让自己给来人留下一个做白日大梦的形象。

推门进来的罗婕装做没看见骆天成的慌忙，她径自走到窗边掀起窗帘，在晨曦飞扬中拍打着被褥，嘴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艳阳高照，你还睡在床上！银行催债的人都打破门了，亏你还沉得住气！”

“这就叫每临大事有静气。”骆天成急忙去取剃刀。他的胡须生长迅速，一天不剃便蒿草丛生。

“哼！提醒过你多少遍了！别再老调重弹，口口声声还是文革语言啦！现在是经济改革时期，你也不是红卫东兵团的总司令了。”

骆天成的手微微一动，腮帮立刻留下一道血印。罗婕麻利地整理好房间，骆天成也净了面漱洗完毕，重又站到缺了一角的镜子跟前，满意地端详着自己。他身高一米八十五公分，肩宽腿长，脸方眉浓，确是仪表堂堂，惹人注目。但时至今日，他仍穿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服，而且每颗钮扣都系得整整齐齐，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保守刚毅有余，现代化意识却微乎其微。更加令人沮丧的是，刚进中年便已鬓发染霜，不免让人产生英雄末路的凄凉之感。

镜子里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倩影。她梳着直垂肩头的中长发，发质黑亮而柔韧，虽然不够丰盈，但根根青丝自然地流泻下来，包裹住一个稍嫌瘦削的肩头，由此便增加了女性的丽质及动人之态。她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孤芳自赏的气息。纤细的眉毛时常紧锁着，光洁的额头因之出现了几道皱纹；薄薄的嘴唇总是嘴角微挑，仿佛随时都在准备嘲弄世人。皮肤仍旧很细

腻很光滑，但肤色却呈现出一种透明的蜜黄，似乎被此地罕见的阳光夺走了红晕。此时她不满地嗤了一下鼻子，好像有多少积怨汇聚在心头，正想爆发似的。

“别一大早就准备发脾气！”骆天成哈哈大笑搂住她，望着镜子里自己挺拔的身躯，“瞧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是不是也该立下誓言，生不同衾死同穴啊！”

罗婕蓦地变了脸色，哑着嗓音哼了一声，“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可不想跟着你下地狱！”

骆天成垂下眼睑坐到一张旧方桌旁，开始吃那份简单的早餐：茶和抹了辣酱的干馒头。他在政治上有着超人的野心，在生活上却提倡禁欲主义：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几乎没有任何奢侈的愿望，只要每天泡一杯浓浓的茶，便可精力充沛、通宵达旦地工作。然而每当罗婕用这种口吻说话，他就痛切地感到两个人在家庭环境以及教养上的严重不一致。出身书香门第的教授女儿罗婕，当然对他这个来自农村的苦孩子处处看不顺眼。因为骆天成坚持过一种清教徒、苦行僧的生活，两人之间又难得发生肌肤之亲。幸亏他们都是江天实业开发公司的主要干将，切身利益自可代替那份日益疏远的感情。

罗婕立在他身旁点着了一支烟，口中吐出烟雾恋恋不舍地环绕在这间小破屋里，似乎久久不愿离去。她今年三十五岁，但已离过两次婚，每次都是丈夫挣扎出去逃生。朋友叶云鹏曾对她打趣道：“古人云：苛政猛于虎，你那两位前夫的感觉大约是苛政猛于单身。”罗婕当时冷笑着，不置一词。她看不惯这位小兄弟的自我卖弄，同时也清楚此人现在的实力，犯不着以一己私利而破坏伟业的联盟。罗婕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当贤妻良母的料，再投生一百次，她也不会对家长里短感兴趣，但

置身于一伙大展宏图的男人之间，她却如鱼得水。

“文革”中，罗婕在农村呆了整整八年才调回城，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工厂。她在驾驭钢铁野马中，几十斤重的磨具也能独自搬上卸下，虽然在一次工伤中损失了一根小指，却赢得了全车间男工的佩服和赞誉。恢复高考后，她雄心勃勃地进了一所法律学院，认定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言词乃是律师搏杀人生的武器。在一次诉讼中她偶然结识了骆天成及叶家兄弟，从此闯入了江天公司的议事内阁。

罗婕抽着烟回首往事，见骆天成不气不恼地继续进食，最后还仔细地舔干净了沾在手指上的辣酱，不禁暗自喟叹：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能够理解她、也接受她的唯一的男人，就是面前这个穿布衣吃粗粮的骆天成。显而易见，如果自己把在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磨励，都用来与这个男人相抗衡，不但是不公平的，而且也是不明智的。

她掐灭了烟头，扶着她的肩膀坐下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：凌霄的死将给此地的银根紧缩加码。听说省政府下定决心要来一个治理整顿，收回原来下达的计划外贷款。欠下巨款而又无力还贷的公司，可能要清查注销，或全盘撤掉。”

骆天成心烦意乱地推开杯盘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哼！这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合资项目，投资上亿的大饭店，谁敢动我一根毫毛？”

罗婕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对方，她的嗓音略带沙哑，却不乏诱人的魅力和震慑的力量：“别忘了，你仅仅是江天公司的一个幕后操纵者，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却是那个扶不上墙的阿斗！现在又恰逢压缩基建项目，江先生的注册资金还未到

帐，那笔巨额款迄今为止只是纸上谈兵。胜负成败，殊难预料啊！”

骆天成皱紧眉头看着那杯浓浓的茶，似乎对自己吃进肚的早餐颇为不满。唉，凡事必须付出代价和牺牲，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；他却信奉狡兔三窟，因而大权旁落坐失良机。他抬起头来打量着罗婕，她似乎不修边幅，身上永远是一件咖啡色的毛外套和一条格呢裙，脚上的靴子也溅上了郊区小路上的烂泥，但她的思维逻辑却一清二楚不差分毫。与这样的女人携手同行，人生路上必然风雨无阻，可惜他们俩的心思都扑到“江天”上了，没工夫衔泥筑窝，为自己营造一个温馨的巢。

“你那个小脑袋里，一定装着什么锦囊妙计了！”他挪挪身子，亲昵地靠近她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敝人愿闻其详。”

罗婕的脸色由阴转晴，她又点燃了一支烟，吐出一圈袅袅的烟雾，故意说得云苦雾罩，“那么，就请你这位名誉董事长立刻召开董事会，来个债务转移。”

“债务转移？”骆天成眼睛亮闪闪地转动着，继而一拍大腿，“好主意！罗婕，你真是个女诸葛！”

骆天成吃早餐之际，一向大觉来迟的叶家驹也推着那辆吱嘎作响的破自行车上了路。早晨是充满幻想充满希望的时刻，他却往往无缘领略。昨晚又和老弟聊到深夜，今天若不是妻子骆小霞叫醒他，只怕此时还在梦中。

叶家驹骑了一段路，太阳早已高高升起。他觉得有点头昏眼花，又跳下车来逶迤步行。两旁刚露出新芽的树干给街道留下了峥嵘的身影，使大地宛如一幅印现着荒诞派手笔的图画。

叶家驹身段矮小，像猫一般敏捷，也像鹰一般矫健，但这

一切都被他那副敦厚的仪表很好地掩饰着。叶家驹永远眯缝着一双惺松的睡眼，把对世间万事的颖悟收藏在褐色的眸子里。他的脸庞是那种没有棱角的圆团型，而且永远挂着一副反应迟钝的笑容，嘴唇的线条也是柔和无比。与这面孔相映成趣的，则是一个刀刻似的笔直的鼻梁，其尖端的触角委实便利去探测风向。然而叶家驹让人看到的更多的一面，却是日上三竿还伏在塌陷的沙发上睡大觉。这看似矛盾的一切，也只有与他同发同肤同种的胞弟叶云鹏才真正得知。因而骆天成在众多精明强干的“武林高手”中，选上当时正呼呼大睡的叶家驹做其代理，叶云鹏便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笑得很开心却又尽量不张狂。

叶家驹知道骆天成能当上江都市革委会主任，除了他们是姻亲之外，两个年岁相仿的人在文革时期，也有一段不解之缘。

那时骆天成已凭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天时地利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下省名噪一时的红卫组织头头。这一派组织也是江都市最强大和反对革委会的势力。但在中央文革还未表态之际，骆天成就凭着敏税的政治嗅觉摸清了风向，因而“红卫东”战士们卧铁轨上京告状时，他正与几个有可能被结合进革委会的“走资派”来往频繁，致使本组织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头头的反，将他逐出勤务组并扣上“老保”的罪名，软禁在某大学的一间试验室里。

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骆天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屋外的高音喇叭里，昔日的同伙正声声历数着他“勾结走资派”的罪行，他强自镇定地缩在被窝里背毛主席语录，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，未知自己下的这一巨额赌注何时才能开盘？突然门外

传来一道沉闷的声响，似乎有什么重物倒地。紧接着有人撬门进屋。他猛地翻身坐起，低声喝道：“谁？”

一条矮小的黑影闪进，并不答言便一把拉着他就走，无奈那人身轻力薄撼不动这座大山。骆天成继续威严地盘问，对方只得跺跺脚，蹦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

“哎呀？伤兵团说你反水，要来了你！赶快跟我走吧！”

骆天成顿时汗毛直竖。当时武斗频繁，伤亡惨烈，为捍卫“红卫东”而受伤的大学生们杀红了眼，往日的风流儒雅一扫而光，组成了骇人听闻的“伤兵团”，不但英勇骁战地与另一派拼斗，也不放过本组织的“叛徒”，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。曾经身为头头的骆天成自然清楚这一点，当下哪敢怠慢？跟在那人背后冲出黑幕，便一头栽进了停在门外的吉普车里。紧接着又有几条黑影窜上来，他借着昏黄的路灯看得分明，原来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小“红卫东”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那领头的半大小子猛地发动引擎，车身“咣当”一声往前栽去，骆天成冷不防撞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，耳旁也传来拉枪栓的声音，同时几条嗓子一起喊道：“站住！”“要不开枪啦！”然而小司机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顶着枪林弹雨把车驶出学校大门。跳出虎口的头头尚在回头张望，上下牙齿捉对儿磕碰，不知是内心紧张还是冷得发抖，小司机又扔来一瓶“二锅头”，满不在乎地咧嘴笑道：

“喝一口吧，这天太冷了！”

骆天成接过酒来仰脖喝了一大口，随着一道热流传遍体内，他的心也重新落回原处。看看小司机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到底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准备送我去哪儿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小司机回头笑笑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“我

们只想好了怎么救你，余下的就不知道了！”

他立刻摆出一副老大哥的神气：“送我去军区大院！”

“好哇！”小司机把方向盘打得飞快，座下的军用吉普车像匹撒欢的小马驹。就要开到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了，雪亮的灯光照耀着门前的那一片空地，骆天成突然看见有几个人正刷大幅标语，他慌慌张张地一瞥，自己的大名赫然在目，便急忙叫道：

“快刹车！……不！急转弯，回头去其他地方！”

小司机只疑惑地望了他一眼，二话不说就接受了这道指令，连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那辆车立刻失去平衡，一头栽到路旁新挖的“战壕”里……

叶家驹回忆到这里，不禁咧嘴一笑。那次的作战方案正是由叶云鹏制订，其步骤和计划都未脱儿时的游戏之胎。小哥俩仅是出于义愤，便初试身手来了这么一次小规模行动，而真正的战幕从此才逐渐拉开，这种殊死的较量与交锋便可称之为人生。与人奋斗正是叶氏兄弟的拿手好戏，至于对手是谁，角色又将如何分派，则因具体情况而异。总之，有仗可打、有戏好唱就是人生一大快事！他主张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，因而才心平气和地用其余的生命来养精蓄锐。

正值本命年的叶家驹，一度希望自己的对手不是骆天成。他不但是自己少年时期的“偶像”，泼出性命搭救过的大大哥，也是自己妻子唯一的亲人。妻子骆小霞常将那段救助兄长的往事娓娓道来，骆天成也确实知恩图报，一朝得势立刻供养妹子小霞上大学，又为其择偶完婚……叶家驹心里十分清楚，骆天成之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选中自己，是看上了他当年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，是自己把车开进壕沟的那莽撞的武夫形象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骆天成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，但此人的权力欲却未受到丝毫遏制。他一方面守候在信息灵通的省委政策调研室里，以图东山再起，一方面又垂涎本市最大的民办企业的首脑座席，因而才派叶家驹来占据这个位置，为了待他权衡得失之后从容入主。不计其数的“江天”董事企图取而代之，骆天成却认定叶家驹是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的一介武夫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摆脱他骆天成的控制……

“你这样亦步亦趋，是到哪里去啊？”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叶家驹的沉思。他抬起眼睛，面前已站定一男一女。同窗好友杜柯之正冲他微笑，而身旁的那位年轻女士也对他忍俊不禁。

叶家驹又感动一阵晕眩。他不习惯久站在阳光下，也不习惯面对骄阳般艳丽的妇女。在黑暗中，在深夜里，他的思想如一道清澈的泉水，如一匹脱缰的野马，而在一个灿烂的笑容映衬下，他陡然滋生了自惭形秽的感觉。

“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来自北京的记者罗婷女士。”杜柯之矜持地笑着，却抛给他一个微妙的眼风。

叶家驹立刻心领神会。自从杜柯之的妻子不幸告别人世，笑容就被他紧锁在眉间的那片阴影里。能够使朋友的脸色重又春光明媚的女性。叶家驹都愿刮目相看。他忙不迭地架好自行车，去迎接那只纤纤玉手，他的眼睛也努力睁到最大限度，以便一睹芳容。

对方却“噗哧”一声笑起来，那只玉手也随之缩回去捂住嘴，撇下一只稍嫌污秽糙黑的手臂伸在空中，叶家驹好不尴尬。

“柯之，你有没有弄错？”那双黑亮的眼睛仍瞅着他，那张